

动物学家野外历险

故事
沈石溪

骆驼王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动物学家野外历险故事



沈石溪 著

骆驼王子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AD 8/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骆驼王子/沈石溪著. —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8

(动物学家野外历险故事丛书)

ISBN 7-5346-2278-6

I. 骆... II. 沈... III. 儿童文学-故事-中国-当代
IV. 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9460 号

书 名	骆驼王子
著 作 者	沈石溪
责任编辑	祁 智
出版发行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14F、15F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江苏徐州新华印刷厂
地 址	徐州市青年路公园巷 2 号
邮政编码	221003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64
印 张	3.6875
印 数	1—3000 册
字 数	84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46-2278-6/I·453
定 价	4.40 元

(江苏少儿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历史上，野骆驼和十多种高寒动物一起，曾经经过一次大迁徙，从青海到云南，艰苦卓绝。其它动物中途毙命，只有野骆驼前仆后继，最终到达云南。但是，历经磨难的老一辈野骆驼溺爱“骆驼王子”，即使是在它已长大的情况下，仍然把它当做孩子，使它的心理和生理都没能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生活技能低下，缺少爱心和生活的勇气。最后，它宁愿放弃自由的生活，而为“我”背行李。一匹珍贵的野骆驼成了一匹普通的家骆驼。



我和藏族向导强巴在日曲卡雪山北麓古驿道上搭了一座牛皮帐篷，还在一棵云杉树上设了一个瞭望台，算是野生动物观察站。

早已废弃的古驿道，断断续续由东向西蜿蜒，就像一条阴阳分割线。古驿道的左边，是一片黄沙与砾石组合的荒漠，地图上把这儿叫做“戈壁沙洲”，当地山民称它为“死海”。古驿道的右边，溪水淙淙，绿草茵茵，鸟语花香，是被称为“生命之舟”的尕玛尔草原。



怒江峡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使这里的野生动物种类繁多。这里既有亚热带的孔雀与蟒蛇，又有温带的山猫与水獭，还有终年生活在雪线以上的雪豹和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孟加拉虎。这对从事动物行为学研究的我来说，算得上是一块风水宝地。

残阳如血，给戈壁沙洲添了几分苍凉与恐怖。几丛衰草，在薄暮中瑟瑟发抖。夕阳如虹，给尕玛尔草原涂了一层胭脂。几株花树，姹紫嫣红，美得无法形容。

我站在云杉树的瞭望台上，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突然，寂静无声的戈壁沙洲传来野兽的吼叫声。吼叫声由远而近，一阵紧似一阵。我举起望远镜观察，哦，是一公一母两只雪豹正在追一小群野骆驼。

公雪豹体格健壮，银白色的体毛间镶嵌着一

圈圈红褐色的环斑,显得华丽富贵;母雪豹身材苗条一些,长长的尾巴像梅里雪山终年不化的冰雪,白得耀眼,十分醒目。

被雪豹追赶的野骆驼共有五匹,四匹成年骆驼外加一匹半大的骆驼。那匹半大的骆驼的一条后腿被豹爪抓伤了,受了惊吓,体力不支,步履踉跄,嘴角泛着白沫,快跑不动了。

两只雪豹从左右两侧向野骆驼发起攻击,母雪豹发出恫吓的吼叫以吸引成年野骆驼的注意力,公雪豹则借灌木的掩护,企图将那匹半大的骆驼从骆驼群中分离出来。两只雪豹配合默契,一看就知道是具有丰富狩猎经验的一对雪豹夫妻。

很明显,四匹成年骆驼只要闷着头往前跑,很快就能摆脱雪豹的追杀。两只雪豹已经将攻击目标选定在那匹半大的骆驼,只要它一落单,素有“雪域杀手”之称的雪豹立刻就会将其扑倒。而雪豹一旦狩猎成功,得到了可以果腹的食物,就会停

止追捕其它猎物。

舍弃某个个体,换回整个族群的安全,这是最佳的生存策略。

一匹前驼峰歪斜的公骆驼和另一匹毛色如秋天枯草似的母骆驼已经跑到前面去了,那匹负了伤的半大骆驼左侧出现了缺口。公雪豹扭腰急拐弯,想绕到左侧扑咬目标。就在这时,一匹胸部和脖子的驼毛已经脱落、眼睑间皱纹纵横的老骆驼扬起脸吭地发出一声叫唤。就像得到了什么指令一样,已经逃到前头去的歪峰公骆驼和秋草母骆驼立刻停止奔逃,迅速转身跑回到半大骆驼身边,封住了缺口。四匹成年骆驼放慢脚步,前后左右将那匹受了伤的未成年骆驼拱卫在中间。

我很自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个彼此有着血缘关系的野骆驼群。在自然界,动物种群遭遇到猛兽袭击,大难临头各自逃,个体间一般不会互相救援或互相掩护,只有血缘亲近的才会在

奔逃的途中互相救助，只有父母对子女才会发生这种“舍己救人”的利他主义行为。

那群骆驼逃到离我藏身的云杉树五六十米远时，那匹半大骆驼腿部的伤口大概疼得厉害，瘸瘸颠颠，跑几步停顿一下，又勉强走了一段，就精疲力竭，再也走不动了。四匹成年骆驼尾朝内头朝外，形成一个保护圈，将那匹半大骆驼围在中间，吭吭叫着，朝雪豹示威似的扬起蹄子，并张嘴作啃咬状。

两只雪豹也停了下来，蹲坐在离骆驼群十几米远的沙砾上喘息。

我知道，这种对峙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用不了几分钟，这两只雪豹就会缓过劲来，凶猛地扑向这群骆驼。虽然这四匹成年骆驼围成一个圆圈，布下一个奇特的阵势，但这种防御体系对付金猫、猞猁这样的中型猛兽也许还管点用，对付两只雪豹就显得脆弱了。

野骆驼属于大型食草兽,若论体积,一匹成年野骆驼相当于两三只成年雪豹大,若论耐力,雪豹更是望尘莫及,野骆驼能一口气在荒漠奔走五六十里不会累倒,雪豹连续奔跑一二十里就会瘫倒在地。但野骆驼却无法与雪豹抗衡。面对像雪豹这样的猛兽,野骆驼还不如野牛、野驴或野猪有反抗能力。野牛头上有犀利的犄角,数头野牛尾朝内头朝外围成圈、布成阵,尖刀似的牛角在天敌眼前晃动,能让雪豹望而生畏。野驴体小灵活,善于尥蹶子,能连续不断地用后蹄蹬踢来犯之敌,那驴蹄如铁锤般厉害,雪豹要是不幸被踢着一下,轻则脑震荡,重则伤筋断骨。所以,当一大群野驴头朝内尾朝外围成圈、布成阵,驴蹄如战鼓般咚咚咚叩击地面,雪豹往往会知难而退。野猪嘴里有可怕的獠牙,尤其是公野猪,拼命三郎似的,敢与强敌作殊死搏杀,獠牙能掘开冻土食取树根,所以雪豹虽然对野猪垂涎三尺,也会三思而后行。野骆驼

既无可当武器使用的犄角,也没令人胆寒的獠牙;虽说骆驼的蹄子很大,脚底板也长着厚厚一层坚硬的角质,能踢能蹬,但野骆驼身体笨重,不会尥蹶子,当然也就无法将蹄子当做有效的自卫武器。可以这么说,野骆驼遭遇到大型猛兽,除非发生奇迹,否则很难逃脱被扑倒、咬死、吃掉的厄运。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短暂的喘息后,两只雪豹便开始对野骆驼扑咬袭击。雪豹不愧是高山雪域最聪明最有谋略的猎手,它们采取骚扰战术,突然窜到野骆驼跟前,在歪峰公骆驼脖子上猛掴一掌,不等对方张嘴来啃咬,也不等旁边的野骆驼来增援,立刻就急旋豹腰玩了个“金蝉脱壳”溜走了。过了一会儿,它们又如法炮制,袭击秋草母骆驼。在身手矫健的雪豹面前,笨拙的野骆驼被动挨打,毫无还手之力。一会儿工夫,四匹成年野骆驼有三匹负了伤,有的脖子被抓伤,有的胸毛被拔掉,

有的脸被撕破。摆在这群野骆驼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抛弃那匹半大骆驼，四匹成年骆驼现在逃命还来得及；要么被雪豹折磨得遍体鳞伤，四匹成年骆驼外加那匹半大骆驼同归于尽。

可是，又过了几分钟，这四匹成年野骆驼好像没有要抛弃半大骆驼的打算，仍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吭吭哀嚎，徒劳地用蹄子抵挡雪豹的进攻。

看来，它们是下定决心死也要死在一起了。这很愚蠢，当然，也挺感人的。

突然间，我脑子里跳出一个新奇的想法：设法赶走这两只雪豹，将这几匹野骆驼从死亡的边缘拯救出来。

我是个动物学家，我当然知道食肉动物捕杀食草动物，是一种无可厚非的觅食行为，食肉动物要想生存，就必须施展其尖爪利牙，咬断食草动物的喉管，撕开食草动物的胸腔，吮其血、啖其肉、啃

其骨。这虽然看起来很残忍,却是天经地义的事,谈不上是非善恶,我没必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我也知道,大自然存在着一条食物链,人为地打破这条食物链,无端干预动物正常的生活秩序,就好比霸权国家粗暴地去干涉别国内政一样,是有害无益的事。

我看得很清楚,母雪豹腹部的乳房胀鼓鼓的,就像吊着一排熟透的柚子。毫无疑问,这是一只刚做母亲的哺乳期母雪豹。在日曲卡雪山某个隐秘的岩洞或树根里,一定有一窝嗷嗷待哺的小豹崽。这对雪豹夫妻肚皮空瘪瘪的,也许一天没吃到东西了,假如阻止它们猎杀这些野骆驼,母雪豹吃不到新鲜的骆驼肉,分泌不出芬芳的乳汁,也就无法喂养那窝小豹崽,说不定可爱的小豹崽抵御不住半夜的寒流,会变成一具具饿殍,成为我横加干涉野生动物正常生活秩序的牺牲品。事实上,我出手阻止这场雪豹对野骆驼的杀戮,对野骆驼

来说是福星高照，但对这两只雪豹而言却是灾星降临；对野骆驼来说是一种菩萨般的仁慈行为，但站在这对豹夫妻立场上看却是恶魔般的残忍举动。救野骆驼出苦海的同时，也把雪豹推到了危机的边缘。

我当然也明白，野骆驼和雪豹都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谈不上谁优谁劣，所以也不能用保护珍稀野生动物资源作为我采取行动的依据，来为自己辩护。

动物学家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应严格保持中立。

可我还是忍不住想要救援这群野骆驼。

除了觉得这四匹成年野骆驼甘愿为保护那匹半大骆驼冒同归于尽的危险，符合人类的道德准则，精神可嘉，让我感动外，我想救这群野骆驼的主要原因，是我舍不得它们从我眼皮底下消失。

野骆驼属于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是很有价

值的研究对象。

云南并不出产野骆驼。据史书记载，明朝末年，青海巴颜喀拉山发生大地震，形成巨大的泥石流，毁坏动物赖以生存的山林植被，许多野生动物被迫迁徙，顺金沙江流域南下，经四川入云南，滇西北日曲卡雪山一带出现野骆驼踪迹。数年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野骆驼数量急增，成为日曲卡山麓最常见的野生动物，至今仍留下骆驼山、骆驼谷、骆驼河、骆驼寨、骆驼桥等以骆驼命名的地名，可见当时野骆驼很多。我曾看过一本名叫《秘滇杂谭》的木刻本古籍，上面说明朝崇祯年间，这一带出现了专门以捕捉野骆驼为生的猎户，称为“驼丁”。他们豢养了一种名叫“斑獒”的猛犬，围捕野骆驼，再将野骆驼驯养数月后贩卖到陕西和内蒙一带。可好景不长，到了清朝初年，吴三桂以平西王的身份来到云南后，日曲卡雪山一带的野骆驼便渐渐绝迹。那些以捕捉野骆驼为生的“驼丁”，

纷纷转业改行做其它生意去了。这以后三百年间,这一带再无人见到野骆驼的踪迹。如今,仅在内蒙和新疆人迹罕至的沙漠边缘或戈壁腹地才偶尔能见到野骆驼的踪影。而我,竟然在日曲卡雪山脚下见到在这一带绝迹已经达三百年之久的野骆驼,不能不说是一种荣幸,一个惊喜,一项意义重大的发现。

云杉树下,野骆驼形势越来越危急,那匹看上去像首领的光脖子老骆驼也被豹爪抓破了眼皮,眼角嘀嘀嗒嗒淌着鲜血。受血腥味的强烈刺激,两只雪豹铜铃般的大眼里闪烁着饥谨的光芒,变得更加疯狂,加快了进攻节奏,一次又一次地扑到野骆驼身上去撕咬。

我不再犹豫,对站在我身边的藏族向导强巴说:“快朝天开枪。注意,别伤着这两只雪豹!”

强巴是有经验的猎手,举起那枝老式单响猎枪,枪口对着公雪豹的头顶扣动了扳机。“轰!”一

声巨响，霰弹射向天空，爆出一团青烟，空气中弥漫开一股刺鼻的火药味。公雪豹吓了一跳，本能地扭身朝后跳窜，母雪豹也惊慌地跟着一起逃。两只雪豹逃出几十米远，这才停下来胆战心惊地回头朝云杉树张望。看得出来，它们害怕枪声，却又不甘心放弃已经到了嘴边的骆驼肉。

我抓起一根树枝拼命敲击树干，咚咚咚咚，就像擂响了一架木鼓，还啊嗬啊嗬吼叫，恫吓驱赶这两只雪豹。

雪豹抬起头来，虎视眈眈地望着我。野骆驼也瞪起惊恐不安的眼睛朝云杉树上张望。

强巴往枪膛装了一发子弹，瞄准离两只雪豹两米远的地上又开了一枪。子弹炸得泥土四溅。两只雪豹低吼一声，惊跳起来，向雪山上仓皇逃窜。

再凶猛的野兽，也害怕铿锵有力的本鼓声和震耳欲聋的枪声。

远远传来雪豹凄凉的嚎叫声。夕阳在地平线